

## 文學二(外文)學門的研究風景： 多元成果與跨域實踐的再思

黃宗慧\*

自國科會人文處文學二(外文)學門歷屆召集人建立三年一度舉辦計畫成果發表會的傳統以來，各屆進行方式都不盡相同：或者明定大會主題、或者安排主題演講場次，或者實體、或者線上；不同的形式皆旨在提升學門研究風氣、透過互動與討論促進學術交流。本著讓學門各子領域學者在報告執行心得與反思時，能依計畫原初規劃進行的用意，今年十一月八日假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第八屆成果發表會，並未替各發表場次先設子題，僅就圓桌論壇訂定主題「人文研究的明天過後」。議程安排每時段平行場次三場、每場四位學者，共分「英國文學 18 世紀(含)前」、「英國文學 19 世紀(含)後」、「美國文學」、「族裔離散」、「文學理論」、「第二外語」、「文化研究」等子領域，其中文化研究因主題多元，第二外語則涵蓋東亞及歐語系等不同語種，故各安排兩個場次；共計有三十六篇精彩的研究成果以短講的形式呈現。在不受子題限制的情況下，各計畫主持人的成果彙集出如萬花筒般繽紛的樣貌，充分展現文學二學門研究的活力與多樣性。



圖一：與會學者合影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人文處文學二學門召集人

以英國文學的兩個場次而言，發表人們紛紛打破一般對於傳統文學經典研究的定見，例如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的吳育慶注意到中世紀學界自千禧年前夕興起的感官研究轉向，在分析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時，選擇以嗅覺研究介入，重新理解文本涵納的社會文化意涵；臺中教育大學英語系的趙星皓從密爾頓的《鬥士參孫》出發，關心的是其中的醫學理論如何連結對於憂鬱症的思考；又如研究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蓋斯開爾（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的政大英文系吳易道，聚焦她的小說《瑪莉·巴頓》中關於勞工之手的描述，藉此重新思考操作機器的手除了透露勞工受支配與控制的困境之外，如何也有著超越機器限制去表達情意與溫度的可能。又如美國文學的場次，同樣任教臺大外文系的王莉思（Lilith Acadia）與曼紐爾（Manuel Herrero-Puertas）都以文學文本出發——前者閱讀以外星球為場景的科幻作品《漫遊者》系列（*Wayfarers tetralogy*），後者選擇以牛仔美學／文化為主的西部文學，各自深入開展出的，是對於性別二元定見、美國帝國主義的挑戰與反思。這些成果不但反映了文學研究的新發展，也都有著「接地氣」的人文與社會關懷。相信學門同仁們在文學研究上的表現，足以呈顯閱讀經典並不同於在學術象牙塔內「練功」，而具有介入當代議題、開展深刻對話的可能性。

而可能被視為「高來高去」的文學理論場，確實理論界大師之名盡出：佛洛伊德、巴迪烏、斯蒂格勒、拉圖、馬拉布、海德格……，每一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也都有其門檻。但文學理論從來不是為高深而高深，它必然是因為這些思想大家以及後繼研究者們，有起心動念想釐清想解決的問題，才應運而生。這一點，從理論場次發表人們的報告中也可以得到印證。臺大外文系沈志中從佛洛伊德的性理論、後設心理學、案例研究，一路談到精神分析與文化的關係，所欲思考的正是精神分析對二十一世紀的意義，亦即「佛洛伊德與我們的時代」到底仍有何關係。清大外文系吳建亨的〈朝向新的普羅米修斯思想圖像〉在綜論理論大師們關於普羅米修斯神話的不同詮釋之後，所關切的核心仍不脫技術的進展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文學理論引導我們反思人、權力、技術、未來，這樣的企圖也同樣出現在同場另兩位學者的報告中：世新大學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施恩惠經由閱讀石黑一雄的作品思考「科技安那其主義」，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黃士元在探索媒介研究的本體論轉向時，則呈顯了德國學者基特勒如何重省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的文化傳統發展。

至於分為兩個場次，交出八篇成果的文化研究領域，則體現文學二學門深耕跨領域研究的功力。這些成果題材多元、取徑各異，再次顯示不同研究子題都能在學門內充分自由發展，找到揮灑的空間。發表人可以從自然書寫連結到

身分認同與外來種議題(張雅蘭,〈從植物批評看《離散的植物》中的記憶地景與流離書寫〉),也可以透過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觀念分析胡淑雯的小說,思考其中見證白色恐怖記憶的監獄和精神病院,如何流變為形塑社會和精神結構的抽象畛域(辜炳達,〈《太陽的血是黑色的》:分裂分析內都市〉);對於當今最「夯」的人工智慧議題,計畫主持人們既可能透過電玩遊戲來探討玩家的選擇與 AI 演算法共同編織的「不完全代理」(涂銘宏,〈AI 的「代理」問題〉),也可以從臺灣科幻作家的創作來審視數位技術與人的關係(楊乃女,〈臺灣科幻中的日常書寫:賀景濱的《去年在阿魯吧》與歪斜的賽博龐克〉)。這些跨領域視角並置、交織,為學門帶來更多元的學術風景與更寬廣的討論方向。正如為國科會文學二學門臉書粉絲頁撰寫成果發表會側記的宜蘭大學外文系高珮文所言:「在整個發表會熱烈的討論和溫馨的交流互動氣氛下,外文領域並不像在打一場硬戰,反而如同歷經了一場華麗的冒險,讓所有成員有了更加緊密的攜手繼續往前的信心,共同打拚人文領域未知的未來。」



圖二：人文處黃俊儒處長(中)、政大陳樹衡副校長(右)於開幕致詞

當天在成果發表會的開幕式上,到場致詞的人文處黃俊儒處長曾期勉學者應努力開拓研究的社會影響力。儘管人文處囊括的學門性質各異,無法訂出一體適用的影響力評估基準,但他認為至少不應再僅以期刊論文發表數量來斷言貢獻程度。文學領域因其研究的屬性,一般較不會直接將之與社會影響力做連結,但仍可以致力發展具有社會反思性、不可取代性的研究。相信上下午各場次的成果發表正說明了文學二學門的研究者們確實朝著期許的方向努力,因為他們對於科技、性別、貧窮、生態、族裔……種種與社會脈動密切相關的議

題，都能提供發人深省的反思，且直接或間接地回應了當代議題。而同樣擔任致詞的政大陳樹衡副校長，則表示共同思索人文學在新時代的延展與「共生」之路，顯然是當前要務。他以生物學家馬古利斯 (Lynn Margulis) 的「共生演化 (symbiogenesis)」理論進一步解釋，生命的多樣與複雜並非來自殘酷的競爭，而是源於持續的共生與融合。由此，他表達了「人文並非孤立於自然，而是自然與思想及情感共演的延伸」這樣的信心。兩位嘉賓在致詞中也均肯定圓桌論壇的規劃，認為「人文研究的明天過後」此主題極具啟發性，足以激盪深刻的思想交流。論壇實際成效亦證實此點：看似「唱衰」人文研究的命題，引出了關於其未來方向的精彩思辨。

如前所述，規劃此次成果發表會時，為了給予計畫主持人最大的自由與充分發揮的空間，並未設定大會主題或場次子題。但圓桌論壇則不然，因為希望全場學者齊聚一堂，共同面對「人文研究的明天過後」這個嚴肅的問題。災難電影《明天過後》讓這個同名詞語幾乎成為大難臨頭的同義詞，而人文研究，甚至可能特別是文學二學門，則被視為將在 AI 浪潮下遭受最嚴峻的考驗。弔詭的是，文學二學門對各種「明天過後」的議題，不管是電影想像中全球暖化下的末世危機，還是 AI 崛起之後的人機關係與倫理挑戰，一直都扮演著先知先覺、引領思考的角色，但長期在「人文無用論」的觀念下，卻像希臘神話中的悲劇先知卡桑德拉，說出真話但無人相信。深具前瞻性的人文研究如何因應這樣的情況？規劃此論壇並邀集學門資深傑出學者擔任引言，最大目的便是希望利用成果發表會的難得機會，集思廣益。

圓桌的與談人們皆曾獲各類重大學術獎項肯定，他們的壓軸登場帶來極具啟發性的思想饗宴。第一位發言的中研院文哲所李育霖研究員從他專精的德勒茲理論出發，以鳥鳴所揭示的疊韻 (refrain) 概念來談領域化和去領域化的反覆過程：表現風格特色、建立領地的鳥鳴，在領地建立之後也推動著去領域化，變奏的旋律進入新的關係網絡，以新組配帶來再領域化的可能；比較文學作為一個領域亦當如是。第二位與談人政大英語系陳音頤講座教授認為，如今的大學教育和三十年前相比，已經更像是職前訓練而非菁英教育，全球的英文系也面臨學生人數銳減的問題，在此情況下，跨領域是因應 AI 出現的解方之一。她以該系畢業學分規定為例，必修學分中的英文系學分占比約四成，目的即在於以此方式鼓勵跨系選修，增加多元發展的機會。接續發言的陽明交通大學外文系馮品佳終身講座教授則指出，其實由周英雄教授籌備的文學二學門第一屆成果發表會，便是以「重劃疆界」為核心概念，可見學門一直都相當重視跨越疆界。她鼓勵文學二學界的同仁們積極思考跨領域研究的可能，當然，這並不意

謂忽視經典研究，而是重省文學經典與當代的關聯性。事實上，馮品佳教授本身也力行這樣的原則，她多年來推動跨校合作的「以文淑世：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便是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切入醫療人文或健康人文領域，「希望促使文學與文化研究在醫療人文研究的發展中取得主動發言的位置，賦予文學研究的淑世功能一個新的立足點」(馮品佳，2023：88)。儘管「AI 首先將取代的便是語文相關的文學科系」這類的看法在近年甚囂塵上，但最後發言的臺大外文系廖咸浩教授卻相對樂觀，他重申為《AI 新時代的語言政策》一書作序時提及的看法，表示 AI 帶來的未必是毀滅性的衝擊，反而可能是人文學科的黃金時代。他認為有自我弱化傾向的人文科系，過去模仿硬科學的定位，逐漸過度專業化，「最終成為退居一隅的學科，從而造成了其影響力普遍的衰退，在科技／經濟的發展中更似乎已完全喪失了著力點。然而，事實上每一個行業的工作者，其關鍵能力都須來自人文學科的素養——亦即情感力及創造力……只不過這種素養的影響在過去多半只停留在背景中，未曾被意識到。但 AI 時代來臨之後，這兩種關鍵能力反而得以前景化 (foregrounded)」(廖咸浩，2025：4)。



圖三：圓桌論壇聚焦「人文研究的明天過後」主題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人文研究現階段所面臨的挑戰，四位與談人雖然未必同等樂觀，但均肯定跨領域研究所能開展的契機，而回顧這三年間執行「學門規劃推動研究計畫」的過程，跨域也確實是重點方向。2024 年所籌辦的七場「前沿思想論壇」，從第一場邀請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得主張徐展與旅荷視覺藝術家羅晟文對談的「人文／藝術的社會實踐：藝術創作如何介入路殺／殺戮」開始，便是不斷地「重劃疆界」，主題涵括精神分析、老年研究、環境人文、模控學、瘟

疫史及多物種民族誌。今年度的七場「跨領域人文系列講座」，更請物理學、人類學、藝術及電影研究、傳播及教育學門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輪番開講。在規劃這些活動的同時，個人秉持的態度是透過跨學科對話帶動學門的研究動能，但卻不「為跨而跨」。換句話說，是因應學門內原本有研究者致力此類跨域議題，為能促進更多交流，故構思講座主題，諸如環境人文研究援引的量子力學、女性主義關心的數位性暴力影像問題、醫療人文研究相關的疾病敘事等等。

之所以要強調不為跨而跨，原因在於跨領域不應被當成終極目的，而是擴展視域與深化思考的方式。長期關注動物研究的比利時哲學家德普雷（Vinciane Despret）在“Why ‘I Had Not Read Derrida’ – Often Too Close, Always Too Far Away”曾分享過的一則寓言故事，或許也可以挪用來思考跨域實踐的問題，儘管她原本的脈絡，是在談「繼承」的概念：有位父親在臨終分配財產給三個兒子時，要求他們必須符合老大分得二分之一，老二分得四分之一，老三分得六分之一的原則，但父親的財產是十一隻駱駝，該怎麼分配才能履行這個義務，又不至於很荒謬地變成要切割活生生的駱駝？故事的解決之道，是靠著借來的第十二隻駱駝，讓整除成為可能：老大得到六隻，老二得到三隻，老三得到兩隻，如此剛好十一隻，再把借來的駱駝還回去，問題就解決了！德普雷引述這個寓言時指出，所謂的繼承其實也包含著創造與轉變，是一種需要投入思想與使命感的行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接收（Despret, 2015: 93-94）。這第十二隻駱駝的寓言用來思考今時今日的跨域實踐時，或也可帶來一番啟示：越來越多人文研究的熱門前瞻議題需要涉獵或援引不同領域的論述，猶如商借第十二隻駱駝來完成「繼承」的使命，開啟創造與轉變，這種在思考上不劃地自限的靈活與彈性實屬可貴，但人文研究者仍然必須隨時自覺為何而借／跨，才不至於再次自我弱化或僅是趨附其他學科，而是真正透過對話，看到更多「異質元素組配」後的活力與可能。借駱駝以完成當下使命，還駱駝後亦能不迷失、不止步，這或許正是文學二學門在跨域時代最珍貴的姿態。

## 參考文獻

- 馮品佳 (2023)。〈外文學門研究發展的困境與挑戰〉，《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4 卷 4 期，頁 86-89。
- 廖咸浩 (2025)。〈前言：看見未來之必要〉，《AI 新時代的語言政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1-9。
- Despret, Vinciane. (2015). “Why ‘I had not read Derrida’: Often Too Close, Always Too Far Away”. Trans. Greta D’Amico and Stephanie Posthumus. *French Thinking about Animals*. Ed. Louisa Mackenzie and Stephanie Posthumus. Ann Arbor: Michigan State UP, 91-104.